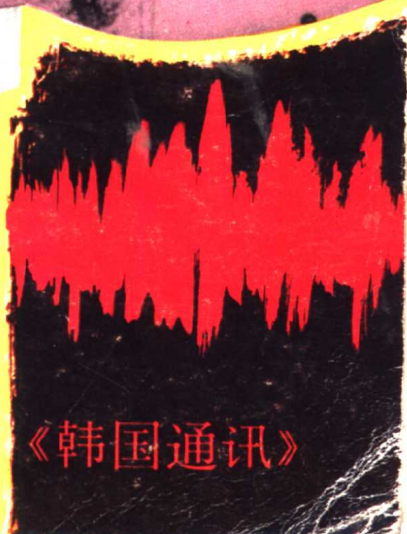


拷问政治 怨恨的爆发



《韩国通讯》

《韩国通讯》

拷问政治 怨恨的爆发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1988

出 版 说 明

这本书是摘译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1987年第4期到同年第8期刊载的《韩国通讯》编成的。

本书着重介绍南朝鲜各阶层人民为反对全斗焕匪帮的拷问政治、暴力政治和“民正党”的长期“掌权”阴谋，为实现社会的民主化和国家的统一，进行忘我斗争的消息。

1988年6月

目 录

拷问政治、追悼政治	3
对拷问杀人的抗议.....	3
2月7日，国民追悼日.....	9
集中营群岛的故事	17
惨绝人寰的暴力.....	17
金容权的横死.....	22
金大中和金泳三.....	30
末期临头的症状	38
教会的削发绝食斗争.....	38
知识分子的斗争和贫民的抵抗.....	44
统一民主党的难产.....	50
怨恨的暴发，革命前夕	62
新闻记者的时局声明及《话》事件.....	62
伪装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犯人的阴谋.....	66

汉城教育大学事件和李韩烈失神·····	71
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成立·····	75
6月10日的较量 ·····	81

拷问政治、追悼政治

1987年2月15日讯

对拷问杀人的抗议

1987年1月14日上午11点20分许，汉城大学学生朴钟哲在汉城市龙山区南营洞治安本部对共搜查二团被拷打致死。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事件会使国家的局势带来剧变。暴力，终究是要自食其果的。若是除非暴力，再也没有办法统治这个国家的国民，那么，就该说能够延续这一政权的道路大都被堵塞。

据新民党调查，被机关员带走后下落不明的学生数已达50多人。其中，他们已发表为自杀者的也不少。另外，还有机关员有意杀害的，也有遭拷问致死后葬身于海的。

检察方面迄今还在主张，朴钟哲的死因不是非刑拷问。他们说，他在早晨8时40分被带到对共搜查二团，当天上午11时20分就死了，从时间上来看，没有可以施加严刑拷问致死的余地。但是，朴钟哲的寓所主人却决然否定了他们说的带走的时间。原来前一天晚上，朴钟哲没回寓所。看来，朴钟哲可能是在前一天晚上在别处被带走，彻夜惨遭

拷问的。于是，检察方面更正带走时间说，朴钟哲在那天早晨6点30分在某处被拘，7点10分被带到对共搜查二团即对共分室。他们还主张说，朴钟哲并非遭拷问而死，是把他的头往浴盆里摀下去的时候，他的脖子卡在盆沿上“颈部受压窒息而死”。照他们的说法，这不是施加拷问杀人，而是“过激的工作欲望”招致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大学附属医院医生吴演相公开对报社记者们声称：朴钟哲的身上有遭水刑的痕迹，他全身尤其颈部和胸部有多处伤痕。

然而，警察当局却隐瞒验尸结果，即刻火化了事。说出实话的吴演相医生却受到治安本部特查队长达9小时的审讯，竟有9天下落不明。据报纸报道，有人提醒他作了那种证言今后会于你不利，他就明白地回答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做了“良心的证言”，对此我一点也不后悔。朴钟哲死后，为什么能得到有良心有勇气的医生的证言呢？老实说，由于医生保持沉默，迄今有很多悲剧性事件被湮灭。

1月16日，《中央日报》(晚报)第一版上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一拷问致死事件。于是治安本部长就对报社施加了压力。结果，在第二次报道时，这一事件就变成区区小事，登在社会栏里。据街谈巷议，报社社会部长受贿1000万圆。他想用这笔钱设一席酒宴，请社会部的记者，可是年轻的记者断然拒绝，说谁去吃拿那种肮脏的钱设的酒席。

这样，《中央日报》开始要沉默的时候，《东亚日报》(晚报)在当天的第三版上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个拷打致死事

件。看来他们认为，既然《中央日报》已开了头，再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于是，各家报纸争先登起拷打致死事件，全国为之一时骚然。2月5日，全斗焕集团终于给《东亚日报》下最后通牒说，若再不慎重考虑报道问题，将拆除违反城市开发法的报社办公楼，还要派纳税检查团查究缴税情况。结果，《东亚日报》的论调也开始减色。

吴演相医生、朴经镐(寓所主人)和报社就这个事件发挥的勇气，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他们挺身而出做这种证言，这说明历史已到达了它应到达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各家报纸刚报道这个事件，举国沸腾起来，各家报纸又为国民的呼声和激励所鼓舞，一直大加报道。

这样，国民的愤怒爆发后，全斗焕集团措手不及，一筹莫展。他们妄图演出“打火的戏”，疯狂挣扎。他们每天捏造出一件“消火用新闻”加以报道，企图把国民的耳目从拷打杀人事件转到别处去。

朴钟哲被杀事件，随着岁月流逝，好似过去的历史，在人们记忆中慢慢消失。报纸对这件事的报道也日见稀疏。报纸象是要还原为往日的御用报纸。从思想上觉醒的民众，可能在暴力面前加倍慎重，但他们是决不会打退堂鼓的：在汉城大学学生们举行的追悼会上，有一个女学生朗诵了如下的追悼诗。

我们决不会任人把你夺去，

今日我们饮泪握紧愤怒的拳头。

在这冰冷的天，

大河冰封，暴风雪在呼啸，

没有一寸葬身之地，

而你却死去了。

你是我们的弟兄，

你不该死，而该活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在你的灵前，咬紧牙关。

是谁把你夺去了！

是谁把你杀死了！

如今泪水已干枯，

我们大家知道，

你不能做被践踏的人，

你该活到最后，声嘶力竭地高呼解放，

斩断这块土地上的锁链，冲锋陷阵，

你决不会做被束缚者。

那些一时吞没你生命的家伙，

如今还在令人作呕地营生。

钟哲！

你今天依旧活着，

活在这块土地上，是活在这个半岛上。

你生前想见而没得见、想得而没得到的东西，

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你死后也定会渴望，
我们念你的心愿，
强忍悲愤欲裂的心发誓。

虚假笼罩这块土地，
但你的死决不能被虚假掩盖，
这块土地必将控诉，
紧紧接着已离去的你发誓，
怀着今日的愤怒、今日的憎恨发誓，
把这一国土上的剥削，
无止境的压迫，
使人透不过气的矛盾，
和它们的一切残余，
将统统一扫而光，
连一点痕迹也不留。

钟哲！

不可任人夺走的我们的同志，
大家翘首以待的那一天，
我们大家载歌载舞庆贺解放的那一天，
从贫瘠的土地、枯萎的茎干萌生的新芽，
在只有泪水的这一国，愿你开成一朵花。
你在无尽平野

在北满
在无等山生于世，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的那一天，
就在那一天，
我们将把热泪献给你。

仓猝准备的葬礼很简朴，火化的一撮骨灰，撒在江水上随流而去了。他的呐喊，正是曾在1980年望着无等山展开斗争的光州市民的呼声。

1月20日下午，在汉城大学举行的追悼会上发生过这样的事。妄图阻挠追悼会的教职员同与会者对垒，弄碎了放在会场上的花盆。虽是寒假期，可有1500多名学生前来参加。朗诵诗的人，哭泣着，断断续续地读下去。“钟哲！”“钟哲！”同学们带哭的喊声，使会场充满了抽泣声。接着响起了悲哀的送葬歌《花丧舆》。

愿你坐花丧舆去永眠，
你在世间饱尝辛酸苦难，
如今穿过炎阳照射的柳树林而去，
愿你坐花丧舆去永眠，
举起藏在怀里的宝刀，斩断悲哀，
啊，啊，泪不住地浇着大地，
愿你坐花丧舆去永眠，
愿你坐花丧舆去永眠。

这是送走年轻朋友的哀歌。他为坚守在年轻人胸中萌生的良心同暴力展开斗争，不幸倒下去，再也不能开口了。这一愤恨，这一悲哀，今春必将爆发。目前，报纸又沉默了。但是，历史的暴风骤雨卷土重来时，任你是谁，也躲不过这一旋涡。

2月7日，国民追悼日

在全国各地，反对拷问的呼声，风起云涌。不顾武装警察的暴压，示威游行仍在继续，追悼会和追悼礼拜也在继续进行。因为朴钟哲一家信佛教，寺庙也举行了佛事。

大韩律师协会设立旨在铲除拷问的泛国民运动本部，首先出版了拷问受害证言集。

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印发了题为《南营洞治安本部屠杀人的现场记录》的小册子。这部小册子详细地记述了包括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前议长金槿泰遭受的电刑等一切拷问内容。金槿泰如今在牢里，对他自己遭受的拷问，以请愿书的形式做了确切的证言。这里只援引他对电刑的记录。

“电刑，它使人的血管倒转，神经冷缩，全身关节被割断一样，头脑发胀，痛疼难忍，恐惧袭身，感到死神的魔影在步步逼近。浑身战栗不已，……我不住地发出惨叫声。电从脚跟通到头顶时，就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一通电，好象全身散架，四肢解体。剩下的，只有惨叫声。全身的血

管青胀，声音嘶哑，喊叫声很象被宰的猪的最后的呼吸。实在不堪忍受，你一喊叫，他们就怪你出声喊叫，增加电流；你若咬紧牙关，他们就拉长通电时间，逼你伸出舌头；你要强忍呻吟，他们就怪你不出声又增加电流。他们的目的是，使你陷进全面的精神错乱状态。我不时陷入幻觉的恐惧和狂乱的旋涡里，好象有一个疯女人，披头散发，跳进瞳眸里来。这不同于使人感到悲哀或痛苦一样的东西，而是一种残忍的破坏。”

新民党发表说，朴钟哲曾受过水刑、暴行和电刑。他们施加这种拷问的目的，是让他招出他的朋友、汉城大学前辈的行踪。通过揭露和谴责这些事实的斗争，曾濒于崩溃状态的新民党开始有了起色。曾有风闻说，该党出身议员之过半数已被全斗焕集团收买拉拢，而到目前看来勉强恢复均势。新民党提出的关于要在国会内设人权调查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当然不会被全斗焕集团所接受。

但是，全斗焕集团一旦遭到全体国民的抗议，就急忙声称说：国务总理下面将设人权特别委员会；更新警察业务，没有拘票不逮人；如发生施加拷问的事，监督者同受处罚，等等。更令人喷饭的是，他们说将给警察署新设拷问申报中心，受理侵犯人权事宜，并且更换了内务部长官和治安本部长。新上任的内务部长官是，在1980年发生光州事件当时指挥空降部队屠杀光州市民的郑镐溶。此人在光州事件后做了陆军参谋长直至1985年12月。另外，迄今专干拷问坑害人的汉城市警察局长李永昶晋升为治安本部



青年学生们冲破防暴警察的野蛮暴力镇压，展开反法西斯争民主的斗争。

长了。

迄今，一直指挥拷问的家伙们私语道，只要报纸保持沉默就没有问题，便一手准备另一种新的拷问，还为镇压追悼会，打出无数的催泪弹，挥舞棍棒，另一方面则说今后对人不再用暴力和拷问。慑于国民对拷问的抗议，他们迫不得已逮捕施加拷问弄死人者，押送时，还叫20多名警察着用同样的衣服载在两辆汽车带去的。

全国到处暴力横行。借收容流浪儿童之名，把大批少年拐去，强迫他们做苦工的釜山“兄弟福祉院”和它的精神疗养院事件，闹成了大问题。这个事件是由从那里逃出来的儿童们揭露的。在那里，仅在去年一年，就死了95名，而且有相当多的尸体“灭迹”。据说，他们把尸体卖给医院

做解剖试验。新民党的国会议员通过请愿书得悉在大田也有类似事件，便想前去该院进行调查，但他们一到，就有该院院长和暴力职员向他们施加暴力，阻挠他们走进院里。据说，警察在旁，作壁上观。对这件事，汉城的民正党议员们却讥讽说，政府自有办法妥善处理，可是在野党议员多管闲事，才闹出了不愉快的事。同权力勾结的暴力，在全国横行霸道。如今，它也已到头了。

军部势力不退出去，就无法改善现况，这便是国民的信念。当权派打着“反共”和“维护和发展自由民主主义”的旗号，肆行那种腐败的蹂躏人权的勾当。于是，金寿焕红衣主教说，情况既然如此，难怪年轻人反问自由民主主义体制是那么坏的，无可救药的“反民众的、反历史的制度”吗？

“为了止住扣打被推到悬崖上的我们的良心和自尊心的那个钟声，为了保护不知何时又要象朴钟哲那样被人杀害的我们兄弟姐妹的生命，今天我们应该从没有责任感的、无动于衷的状态中省悟，奋然站起来。”这是韩国神学大学教授们以《我们对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的见解》为题发表的声明的一段。这就是国民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保守的耶稣教长老会也以总会长的名义于1月21日发表声明，全面否定了全斗焕集团的权力。这可以说是一场重大的变化。这里只援引其中的一段。

“第五共和国从它迈出第一步起，就使无辜的光州人民流血。因此，他们一直受到国内外的批判。由于现政权缺

乏道德性、正统性和统治能力，它只好靠军队和警察的物理力量来维持‘政权’。结果，未能博得国民的信赖，也未能打好基础。目前挂出‘内阁负责制修宪’的骗人招牌，妄图长期执政。这无疑是对民意的倒行逆施，对神的创造秩序和历史支配的叛逆。只要无可言状的人权镇压和残酷的拷问招致杀人的那种非人道的野蛮暴行存在，现‘政权’提出的关于民主化的口号，只不过纯系装饰门面的骗人把戏，难免受到世界舆论的非难。

“那将大大毁坏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若坦率地说出我们的心情，我们认为再不能信赖现‘政权’，更难于把它看成为国民做事的民主‘政府’，因而，我们真诚地劝告现政权统治者，就是现在也好，应悔悟自己，在神和民族面前悔过自新。”

尽管声明的口气谨慎小心，但他们究竟还是采取了全面否认全斗焕集团之权力的立场。这种意识，在站在民主化运动前列的人们中间越来越强烈。举例说，民众妇女运动协议会发表的声明语气越发激烈，如：“榨取民众的膏血延命的政权”、“杀人拷问政权”、“完成民众革命，打倒杀人政权，召开制宪议会”、“打倒杀人魔鬼全斗焕”，等等。“当权派”对此捏造说，它是“仿效布尔什维克革命榜样的、已订好革命计划，企图发动武装暴动，推翻政府，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召开制宪议会，建立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组织”。2月3日，检察公安一部声称，由于有人“企图组织制宪议会”，“已逮捕24人，并通令搜查逮捕28人。”拷问，就

是为捏造这种事件所需要的。

因为他们妄图用暴力“延命”，修宪政治也就销声匿迹，必然要搞拷问政治。于是，为追悼牺牲者而发动群众展开斗争的追悼政治必然出现。朴钟哲之死引起的追悼会和示威游行发展到顶点。2月7日举行的故朴钟哲国民追悼会，就是这一斗争的顶峰。

这次集会汇总了反抗战线全部力量的一次集会。金大中、金泳三、李敏雨新民党总裁、金寿焕红衣主教等人也都来汇合了。筹备委员会向全体国民呼吁：

“全体国民请前去参加在全国各地举行的追悼会。

“拿一朵鲜花去参加追悼会吧。

“有故不能参加的人，请就地佩带黑色或白色丧章，下午两点正致哀一分钟。

“2月7日下午两点正，所有汽车鸣笛一分钟致哀，教会和寺庙要打钟。

“2月7日下午两点请到明洞圣堂集合！（汉城支部）”

全斗焕集团则宣布这是“非法集会”、“不稳集会”，将用暴力制止人们去参加追悼会；如有人佩带丧章就加以逮捕；事前查禁汽车鸣笛和教会、寺庙打钟。全斗焕集团决定，首先制止汉城的明洞圣堂、釜山的大觉寺、光州的基督教青年会、大邱的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追悼会。他们动员10多万警察兵力，重重包围集会地点，加以完全封锁。反体制的领导人全部被软禁在自家。

他们还向出租汽车公司施加压力，自2月7日下午1点到